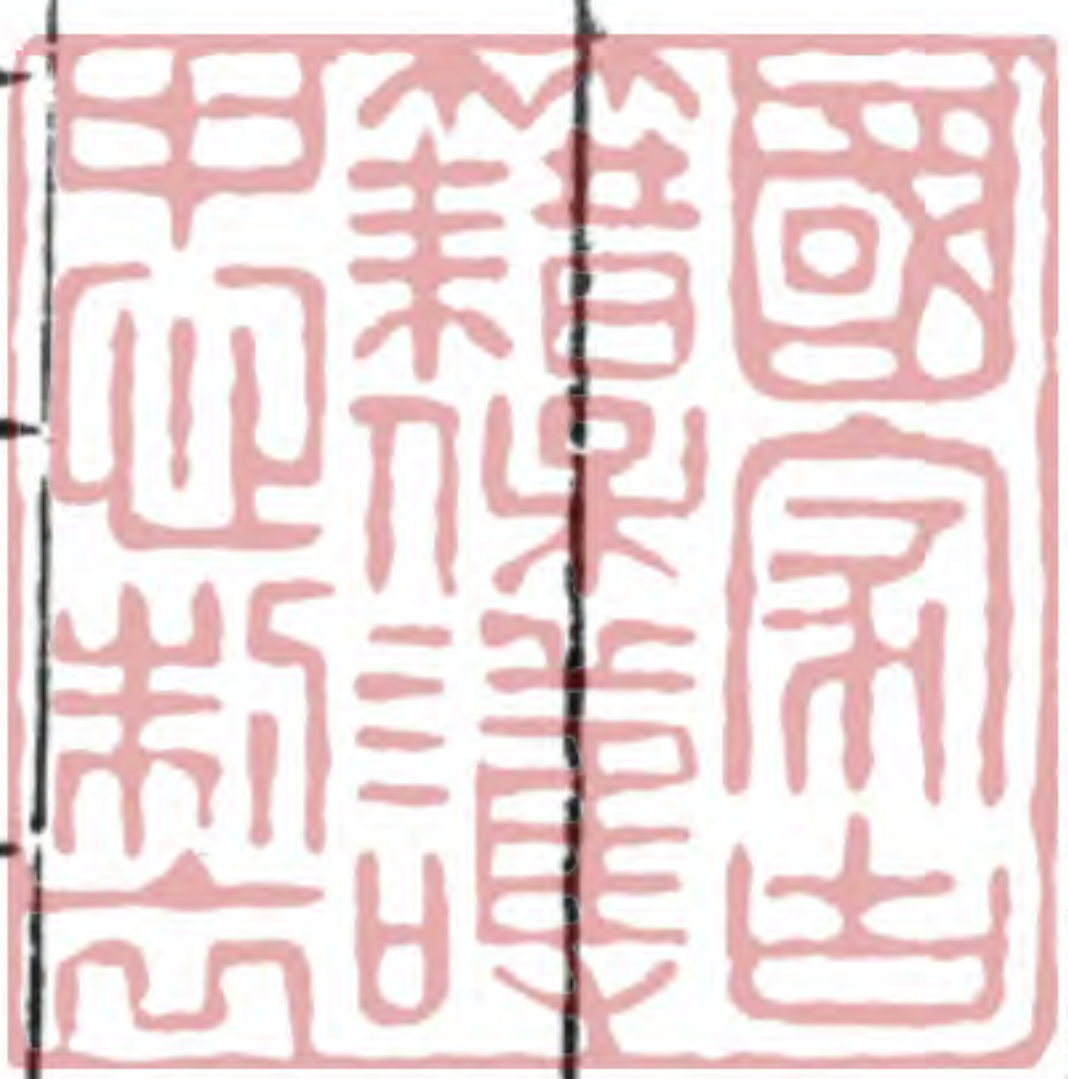




愴園文集卷第十五

辨

班馬異同辨



臣聞史之爲書體閎而義密事核而辭達采之博而擇之精如是之謂良史不繫乎文與質繁與簡也司馬遷之學本於父太史公談又負氣好奇登龍門探禹穴網羅異聞雜采六經世本國語國策諸書及諸子百家之說以成史記其文恣肆廣博綜括百代誠曠世杰出者也後漢蘭臺令史班固亦承父彪家學倣史遷爲漢書發凡起例或芟或

蓋華縟整贍爛乎一代之書此范蔚宗陳壽以下所不能逮者矣然其間同異得失學者乘間抵隙指瑕攻堅紛紜未已宋倪思為班馬異同一書標其字句而臚列焉劉辰翁加以論斷至有明許相卿本其意作史漢方駕為之衡量而調劑其言皆有條理粲然備矣臣請得而辨之司馬遷項羽本紀載起兵時及鴻門事千載以下歷歷如見班固多從裁省似少脫畧矣高祖本紀亦然垓下之戰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諸語勃勃氣色而班固刪之如此類甚多此班之不逮馬者一也表者與

亡理亂之大畧而固之表則猶譜牒也遷諸侯年表以下以地為主故年經而國緯以觀天下之大勢高祖功臣年表以下以時為主故國經而年緯以觀一時之得失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以下事為主以觀君臣之職分而固皆變其例此班之不逮馬者一也班固欲以整齊勝遷之詖譎如魯國諸生裋衣博帶言動規矩而彼大人者方遊埃壻之表其不同可知矣且其所謂整齊者亦有可論劉知幾謂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此何以云

也張湯之後有大司空純固以純故不以湯為酷吏并杜周皆從未減歟此班之不逮馬者一也更河渠曰溝洫夫溝洫非漢制而班以表其書名實不相當矣易封禪曰郊祀而不載原廟薦享之事宗廟迭毀之議母乃太簡乎易平準曰食貨以弘羊均輸罔民之術而比成周泉府之法母乃刺謬乎此班之不逮馬者一也更天官曰天文兩曜之運行羣星之錯布非關漢朝一代之事古今人表自伏羲以來分為九品非係漢代之人而八表中姓氏多荒唐悠謬或一人名字分列兩處此司

馬氏所無也班之不逮馬者又一也昔者鄭樵為通志極斥班孟堅失於過刻劉知幾互有褒貶稍右班氏以為言皆精練可為史家祖述王充論衡則又確奉蘭臺以為作史之繩尺臣以為班之不逮司馬亦既較然矣而後代之史求如固者寥寥未之有聞蓋遷采諸書而自成遷之史固襲龍門而自成固之書文質繁簡隨世遷流而千載作者之精神炯炯在 簡冊者讀者深思而自得之不俟詞費也我

皇上右文治盛弘開史局臣之固陋欲竭涓埃以

報萬分之一每覽前人之著作隨手之變難以辭  
逮枉承 明問流汗浹踵敬述其梗槩以獻

納于大麓當依古注辨

書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傳曰麓者錄也納舜  
使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  
錯愆伏明舜之德合于天宋書百官志亦云王肅  
注尚書納于大麓曰堯納舜于尊顯之官大錄萬  
機之政也蓋當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取以續孔  
傳故宋書直云王肅注也謂麓為山足者馬鄭之  
說本諸史記所謂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

舜行不迷者也蔡傳不遵王注而用馬鄭之說諸  
儒又有曲為之解者曰非堯故納之是舜行深山  
適值其變耳審如是則納于百揆納于大麓其訓  
不一義矣納者何有納之者也舜之歷試既有成  
績矣館甥貴戚宰相大臣無端而使之入深山之  
中豺虎之與鄰魑魅之與居若投畀之者然有是  
事哉亦未有其人可以當大任在尊位而猶慮其  
動于卒然之遇而迷惑失守無以自主者也且夫  
迅雷風烈必變者聖賢戒慎恐懼敬天之畏怒則  
然適然而行山林麓之中烈風暴作雷雨游至此亦

聖賢之所當改容動色以答天戒之時其或當時  
 冥然徑行不顧神色自若一得少年能之何取乎  
 此也如曰非有通明之識堅定之性過人之度量  
 者不能則當試之於觀刑釐降之前不當在五典  
 克從百揆時敘四門穆穆之後也所謂歷試諸艱  
 者於民事已盡矣納于大錄者薦之于天也而陰  
 陽為之和風雨為之時則是調燮之功致而舜之  
 德果合于天也孔疏謂越裳之使久矣天之無烈  
 風淫雨為言又云揆度百事大錄萬幾總是事  
 不為異也但此言德洽于天故以大錄言耳蔡傳  
 既棄此取彼而復引蘇子之言曰洪水為害使舜  
 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眾懼失常而舜弗迷  
 是未知舜宅揆之日伯禹已作司空平水土是司  
 空之職非宰相之事也安得復有使入山林相視  
 原隰之事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  
 禹臯為已憂禹既作司空矣吾知堯必無復有是  
 使而舜必無復有是行也

鄭夾漈尊信周禮辨

鄭夾漈尊信周禮者也其所謂難通者五既皆按  
 經文分折合而一之以釋五家之疑矣然其曰周

禮一書詳周之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而濶畧於人主之身則是夾漈徒考訂於其制度職守之同異而不究其所以然之故而不自知其言之失也夫所謂道化者非欲以道化其民耶後世之制度一切苟且此所以不能道化其民者也經於六官之首皆序惟王建國至以爲民極之五句極者王之所建必設官分職立此制度以範圍天下然後成蕩平正直之治而敷錫厥庶民於汝極也故詳於制度乃所以道化其民者矣不然是無爲清靜黃老之言也六官之中司徒既是專主教典

官以教爲名則所以道化之之意深切著明矣其教之之具則三物八刑五禮六樂鄉大夫所受而頒於鄉吏以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與能州長黨正族師閭胥聚衆讀法師氏之教人以道保氏之以道安人司諫之以道正人之行司救之以禮防正人之過所以道化之者如是之嚴且密也其餘五官者不專教典而自大宰之九職以至司寇之五刑孰非所以親百姓訓五品勸休董威辨分定志使其謹身節用毫毛不得妄有所爲而族姍師友祭祀喪紀冠昏飲酒相與篤誠繾綣師田行役

相與趨事赴功惟恐或後則道化之之效又因以可見矣此其制度之所以不得而或苟且者也如夾漈之意必曰吾所謂道化者以躬行仁義為之本如易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然其是乃君德不可以著於臣職也周禮一書凡以設官分職而已如又曰成就君德者大臣宰相之事必有關睢麟趾之德意而後制度不為徒法也則夫大宰之職與其所屬之官其成就君德者亦可謂至矣夾漈所謂嚴於職守而濶略於人主之身者又不得而不辨也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若此者非直從容委蛇無所事事而曰吾以燮理弼亮坐而論之也其微權妙用則固存乎嚴於職守之中矣是故以三公而行冢宰之事以冢宰之尊而猥瑣微賤奄奚豎婦之倫皆為之屬自宮正至夏采凡六十官也其職守之嚴如此乃所以使人主不得侈然自放於宮室飲食衣服聲色狗馬之際而左右近習之人有所忌憚而不得以其邪僻之私蠱惑人主之心志而干預外庭之事者先



儒固嘗言之矣如之何以爲濶畧於人主之身也  
 吁先王之世使正人君子在公卿大夫之位以其  
 職守制左右近習之人而後世或反是也此漢唐  
 以降所以多女子小人之禍而大臣爲失其守也  
 與

圖書辨

圖書九十異同之論吾從朱蔡矣然此非朱蔡一  
 家之言而孔安國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關朗  
 數子之言也其謂圖九而書十者劉牧傳於范諤  
 昌諤昌傳於許堅堅傳於李漑漑傳於种敦敏傳

於陳希夸希夸之傳則未有聞焉以二千年後之  
 人而欲易二千年以前之說吾知其不勝也然遂  
 以今之九數之圖爲洛書則吾又未敢遂以爲必  
 然也圖十之證具于易大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  
 位相得而各有合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之數言  
 書九之證即九疇是已然而曰圖則無文字也曰  
 書則有文字矣今有畫圖于此而名之曰書不已  
 名戾其實乎洪範孔傳曰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  
 文而列于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次第之以成

九類蓋龜背之坼文非如馬背之旋毛僅成五十五點而已但五行志則以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極凡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孔疏以為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初一日等二十七字必是禹之所加其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為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為亦是禹所第敘其龜文惟有二十字蓋疏以無明據兩存其說愚則以為初一日以下五十六字是禹之所第敘其二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六極之二十九字是龜背之文

而無所謂一點至九點者也是以謂之書也緯書焚於隋而學者疑古滋甚矣天苞地符聖世之瑞祇如姜嫄之履巨人跡而生棄簡狹吞駝卵而生契儒者未嘗不信其說何獨疑于龜背之坼文也宋仲子之生也有文在其手為魯夫人成季唐叔亦有文在其手曰友曰虞人固有之物亦宜然孔疏以為古文虞作攷魯作表蓋上古文字簡省不似今隸書之煩密也洛書之文亦當如攷表之類而已漢宣之興也蟲食葉云公孫病已立蟲與龜何異焉符堅建元六年高陸縣民穿井得龜大二

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以石為池養之十六  
 年死取其骨以問吉凶名曰客龜洛書似即此筮  
 無足異也然則何以武王就箕子而問之也河圖  
 洛書皆歷代之傳寶當文王演易時周人已得河  
 圖子孫守之顧命所謂陳之東序者也洛書者五  
 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於殷箕子在  
 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周武王親  
 虛已而問焉蓋洛書之真箕子寶之雖周武王尚  
 不得見也況後儒乎或者周之東遷失其守器河  
 圖亦無有存焉此孔子所以與鳳鳥不至同嘆也  
 若歐陽永叔之槩以河圖洛書履巨人迹吞馭卵  
 為妖妄則以當時崇尚符瑞特為寇謙之王欽若  
 輩言之而非所以說經也

祀天地皆服大裘辨

章服之有大裘絺繡也亦曰冬裘夏葛而已周禮  
 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祭五帝亦如之  
 注鄭司農曰大裘黑羔裘服以象天示質是經與  
 註俱無祀地服大裘之文也疏引孝經緯鉤命訣  
 云祭地之禮與天同崑崙神州亦用大裘可知王  
 制三公一命卷疏云祭地之服無文案詩昊天有

成命郊祀天地也天地相對則祭地亦用大裘故孝經援神契云祭地之禮與天同亦據衣服也是為鄭學者附益之而孔穎達賈公彥皆承用其說所引緯書又一以為鉤命訣一以為援神契也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亦不言地也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為鄭學者據此以為郊丘之異王子雍之徒紛紛難辨而獨不言祀地服大裘之非夫以盛夏之月而服大裘以行禮何其不知寒暑哉長樂陳氏謂內服大裘外被龍衮逝之矣然而曰有文以示外心之勤有質以示內心之敬則是不識所以服大裘之故也夫以冬至祀天圜丘當此嚴寒之時則服大裘其為祀天地之常服則皆衮冕而已裘者非為祀天而設為冬至而設也豈以夏至祀地而服大裘哉自郊丘之辨不明而祀大裘之謬無以正之矣今先為參互考訂於諸儒之說而從王炎晦叔之議曰南郊也圜丘也泰壇也其名有三其實一也澤中方丘此冢土也古所謂大社者也詩謂之冢土禮謂之方丘而戴記謂之泰折其名有二其實亦一也然後引司

服之文而終讀之云祭社稷五祀則絺冕曉然於此社稷之為祭方丘大社而言夏至而祭則服絺繡為宜也冬月而裘可以襲裘夏月而絺加之以袞猶苦其熱也繡五色於其上亦所以為盛飾也凡司裘司服之文以言乎服其時服而已其曰五帝五祀者謂當其月令之五帝五祀而蒙上裘絺云然鄭注乃行禱于五祀曰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此以知古人之文類如是知祀黃帝決當服絺祀行決當服裘也不寧惟是仲夏大雩帝亦當服絺仲春祭王社於庫門之內尚當服裘祖迎於坎壇祭寒暑祭寒當服裘祭暑當服絺必矣當則寒凡祭必裘當其暑凡祭必絺也則祭天神亦有時可絺祭地祇亦有時可裘自餘非寒非暑則祀天袞冕而祀地之禮與天同也王制天子將出疆類于上帝宜于社祭天地在一時則惟其時服而已宋人習見天地合祭不復行夏至方丘之禮故不覺祀地服大裘之非甚至反引祀天地皆服大裘之說以證合祭之為有考於古者嗚呼聖人亦人耳盛夏之月不服絺繡而服大裘豈人情也哉

陳風辨

陳風鄭譜云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  
 樂民俗化而為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  
 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正義曰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媯滿於陳是為胡公  
 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  
 巫鬼詩稱擊鼓於宛丘之上婆娑於粉棚之下是  
 有大姬歌舞之遺風也朱子集傳亦用其說竊以  
 為此鄭康成習見漢以後公主驕恣之事謂婦人  
 尊貴則大抵皆然耳豈有文王武王正位乎外大  
 姬邑姜正位乎內修身齊家之化行於汝墳江漢

而元女大姬乃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者何  
 彼穠矣之詩美王姬不以貴盛自驕能執婦道以  
 成其肅雝之德正謂文王之孫武王之女下嫁於  
 諸侯者若大姬獨好巫覡禱祈鬼神之樂何其不  
 類也終春秋之世尚未聞有失德之王姬則二南  
 之化久而未衰大姬親承聖人家教必不然也且  
 地理志但云婦人尊貴好祭祀不言無子而鄭以  
 為大姬無子左傳子產云陳我周之自出杜預注  
 大姬以禱而得子故彌信巫覡也凡此附會之說  
 皆起於諸儒所見當時婦人尊貴有如此驕恣之

事以為自古而然而不思夫高禘弓韜之祭舉之有其時縱使有所禱祈大姬必能循禮而動祭不欲數可知也以大姬而下嫁諸侯豈其憂勤節儉反不如二南諸侯之夫人則不出於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可知也且左傳史趙之言曰胡公不淫故賜之姓使祀虞舜若大姬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而胡公不能禁致使民俗化而為之亦何以謂之不淫也陳風之所以然者宛丘去紂都未遠漸染於靡靡之俗者深至於五世之後幽公荒淫而未殄之餘風遂復熾耳豈可以擊鼓於宛丘之上婆娑於粉棚之下為大姬之遺也夫朱子不以鄭譜為非何也

魚麗詩序辨

朱子之攻小序之失可謂至矣獨是於魚麗之序不惟不攻其失反謂其內外始終之說蓋一節之可取者愚不能無惑焉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與六月序所謂魚麗廢則法度缺矣相應此詩人本意無可議者也後儒又附益之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內外之說已為支離猶可言也而謂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者何哉

而朱子有取於其說也昔者益之戒舜曰罔游於逸罔淫於樂以詩序之說爲可取則堯憂勤於始而舜逸樂於終宜也而何以益諄諄然以此爲戒也周公作無逸以告成王而以殷之後王生則逸惟耽樂之從爲戒而又正告之曰其無淫於觀於逸於游於田無皇曰今日耽樂蓋逸樂之無時而可也備於無逸一篇矣周公又何取乎終於逸樂之詩而用之於燕享也疏以爲此篇武王詩之始又治內外而憂勤武承其後而逸樂此尤悖理之甚者武之承文尚不得比於舜之紹堯也今即以疏之釋序可以告於神明者證之疏曰時雖太平猶非政治頌聲未興未可以告於神明但美而欲許之故曰可以夫政未洽而頌聲未興豈可謂之終武王方且憂勤以圖其終雖欲逸樂而勢有所不能得至於成王之時則政治洽而頌聲興矣可以言終宜莫若此時可以逸樂宜莫若此時而無逸之書周公又何爲而作也夫古之人言慎終如始矣未聞始終之有憂勤逸樂之殊也朱子何以有取於其說哉善乎嚴粲之言曰文武無逸樂之事逸樂亦非文武之心所謂終於逸樂者後序衍說

言園集卷之五

三



也開人主怠政之漸矣其言是也繼之曰或曰始終通言周之始末始於憂勤者言其心謂初創業之艱難終於逸樂者言其效謂其後功成治定遺後人以太平也此則未免於遷就回護而不能篤於自信者也夫苟期逸樂之效於其終則其厲憂勤於其始者為未純矣則是要其終文武不禁後人以逸樂之事原其始文武未嘗無取必於逸樂之心也此其自相矛盾者矣遺後人以太平而不戒之以逸樂吾見其易治為亂易安為危轉瞬間矣安在其為貽謀之善哉今去其後之衍說而但取其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之一言釋此詩則夫太平之世物之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無一物不得其所與夫國家閒暇內外無故物致盛備成禮敬賓皆在其中矣而朱子顧無取焉何也

反哭不于廟辨

經云喪卒定乃反哭鄭注士喪禮及檀弓皆云反哭于祖廟孔疏亦遂因之曰先祖後彌而兩經俱無明文鄭孔執以為祖廟者緣士喪禮始云乃反哭入升自西階後云賓降出主人送于門外遂適殯宮乃以未適殯宮之前妄臆哭踊所在遂執以

爲廟也夫反哭自必於家矣何以言之其時尚未  
虞祔則新主未入廟也主未入廟寧有向祖彌哭  
踊之理乎檀弓云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婦人  
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所作謂居業于斯所養謂  
飲食于斯下云反而亡焉失之矣失之者不復見  
其啟處聞其聲歎挹其儀容也夫所居業所飲食  
所動容周旋之處則必于家矣以知升堂入室指  
在家非在廟也蓋士喪禮未適殯宮之前入升自  
西階云云者西階即向所殯處東西面相向而哭  
踊也初至家哀痛已甚主人即于向所殯處西階

東面位主婦阼階西面位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  
有哭踊之節賓弔之故送賓而後入哭于殯宮也  
西階阼階即殯宮之階也其義甚明問喪云其反  
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  
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  
此門與堂與室指家而言更明白顯著即鄭孔亦  
不能強指爲廟也註疏解經往往穿鑿傳會此更  
紕繆之至不免離經之失矣及考開元禮靈車到  
第入至西階少頃升入靈座前主人以下從升此  
西階即士喪禮所升之西階此靈座即士喪禮所

適之殯宮也司馬氏書儀及家望門俱哭及門哭入至廳事主人升自西階賓客有弔者主人拜之主人入詣靈座與親戚皆立哭此西階靈座亦即士喪禮之西階殯宮也朱子家禮與書儀同古今之禮雖異而揆之人情則一鄭孔之說斷乎其不可據也抑聞之古以鬼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之也故殯宮亦曰廟士虞禮側亨于廟門之外記陳牲于廟門外鄭云祭之殯宮也喪服小記無事不辟廟門孔云殯宮門也故經記有以殯宮為廟者至反哭則經文未嘗言廟安得謬指之為祖廟彌廟乎蓋鄭孔思未及此也

愴園文集卷第十五

慎園文集卷第十六

說

神主謁廟庭說

乾學

按儀禮士虞禮其始虞祝辭曰適爾皇祖某甫再虞皆如初將且而祔則薦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濟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其祔祭也曰適爾皇祖某甫以濟祔爾孫某甫蓋自朝祖遣奠以前皆事生之禮至虞而始有尸有几筵始以祭易奠逮於祔也以吉祭易喪祭直以鬼神享之矣既葬迎精而反當即廟食而人子之心不忍死其親不忍

使親之主遽離于寢故爲虞祭以安神又告之以將祔皇祖至於再三旣祔則又反於寢雖曰以其班祔在廟只一日耳曰適爾皇祖齊祔爾孫鄭康成謂欲其祔合兩告之蓋將使死者祔于皇祖又使皇祖與死者合食前一句是告死者後一句是謂皇祖言簡而意切禮繁而不瀆此先王之禮所以爲仁至義盡也自杜氏通典載大唐元陵儀注神主玉輅將至設奉謁褥位于廟庭橫堦前當中北向旣降輅升輿詣幄座侍中跪奏請升輿祔謁神輿至廟庭褥位太祝啟匱出主侍中跪奏稱以今吉日代宗睿文孝武皇帝祔謁少頃侍中詣褥之西東面跪奏請升輿祔饗禮官奉引詣玄宗室祔位少頃入第九室帷座是時顏真卿爲禮儀使雖采稽古禮大略率循當時舊章以祔于皇祖爲名神主不反几筵即于是日升第九室凡廟以西爲上九室遞遷無有昭穆之分祔廟亦是虛稱褥位贊謁有象生人異于齊祔爾孫之告矣及考明朝實錄凡新主入廟亦有謁廟禮奉衣冠神主徧謁祖宗皆天子代行八拜禮太常卿唱賜座乃安座祭享正統時太皇太后升祔謁廟畢捧宣宗神主

衣冠北向朝見亦天子行禮其儀益繁而瀆非禮  
 經意矣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也生則親安祭則鬼  
 享割牲薦獻上通無莫故措之廟立之主曰帝事  
 生者易事死者難有神而明之之義焉祭之禮考  
 妣共一尸不必與生者同也若但曰事死如事生  
 設死者之衣冠僕僕亟拜是近于褻慢而恭敬之  
 心替矣周公既制朝祖之儀而於祔只兩告祖宗與  
 死者別無儀節宜繁而繁宜簡而簡不可易之謂經  
 也顏魯公一代大儒難挽末流之失而明時禮官如  
 呂震胡濙輩不學無術其益趨于瀆而不經也宜哉

豈弟說

臣乾學

擬撰授湯斌禮部尚書兼詹事府事

上諭有豈弟宜民句

上曰豈弟君子詩人以稱周王臣下亦可通用但  
 湯斌誠實人不用虛詞粉飾大學士臣某云豈弟  
 字

御屏有此終須避之退而責臣臣對曰詩大雅旱

麓之詩以豈弟君子稱文王洞酌卷阿則以豈弟  
 君子稱成王今

御屏用豈弟字以此但小雅蓼蕭篇既見君子孔

燕豈弟注豈樂也弟易也此天子燕諸侯之詩勗諸侯之能勿失其豈弟是諸侯亦稱也兩漢而後居官涖民輒以此相勗魏之賈逵為豫州刺史嘗曰州本監郡謂察二千石以下其狀皆言豈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豈弟之德也唐劉禹錫擬冊晉王文思流豈弟之風祇敬興王之地封敖擬授崔元式太原節度使石雄河中節度使制誅 剪怪勲庸勿讓於他人布渥行恩豈弟俾流于鄰壤沈珣擬授紇于泉嶺南節度使制朕以瀕江之西悍俗難理輟爾林示掖委之藩條果能宣豈弟之風著循良之績又擬授李景讓襄州節度使制峻風規於臺閣流豈弟於方州又擬授李珣鳳翔節度使制北海著輯睦之規南方流豈弟之化如此之類不可殫述臣伏見湯斌仰承簡命填撫江南安靜和易吳人感化故用此稍示獎勵而不知

御屏所用語凡敕諭臣工之辭理宜避易自慙闇昧惟惶恐待罪而已

聖諭切戒虛詞粉飾謹識弗敢忘是日別擬稿進呈上亦弗責也

絳侯南極老人碑說

真定郡治之後圃林木葱鬱有方池密室最後為

土山高臺臺上有絳侯亭亭有南極老人碑云是漢丞相絳侯勃所立刻老人像如世俗所傳壽星圖者繫銘於其上曰鴻濛肇判南極儲精乾坤同久曰惟壽星人間顯像錫慶可徵願我聖皇安享遐齡庶茲王國永保康寧凡十句四十字多剝蝕不可辨碑額大書漢丞相絳侯碑六字篆文而前郡守劉君可徵以其銘刻於碑陰使觀者易曉前郡守范君志完又屬郡丞凌君必正為之記立石於見賓之所以是為二千年靈蹟余過真定謁今守胡君得觀凌君所為文竊有疑也按史記漢書

皆云狼北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不聞為人君壽命之應至隋書乃云老人一星在弧南見則化平主壽昌唐開元間始敕有司置壽星壇以千秋節日修祠祭老人星及角亢七星著之常式或謂老人星必主壽命者乃隋唐間語前此未有也張守節係開元時人故撰史記正義註為壽命延長之應而遷固本文無之知其說妄也又爾雅云壽星角亢也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云壽星考之天官家言角近帝庭亢為䟽廟與弧南之星不相屬也故開元時亦疑而並祀之



今遽謂為一亦不可信僧會告孫皓曰王者以孝  
 慈訓世則赤烏翔而老人星現亦謂老人星現係  
 治安之徵如史漢所稱耳非真有一老秃翁芒鞋  
 藤杖如世俗所傳者且漢初書字有六體古文奇  
 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而已今乃以近代書體而  
 凌君指為二千年靈蹟亦少謬矣若史記稱絳侯  
 不學召諸生東向坐責之趣為我語其椎魯少文  
 如此必不能使諸生撰詞為士大夫好事之舉又  
 可知也此必隋唐以後人因世俗有壽星之說作  
 此圖自託於古以示奇而炫俗者耳今世唐以後  
 遺刺亦不可多得況其詞亦欲君享遐齡而國係  
 康寧固忠厚之意胡君第留此古蹟以供仕宦者  
 來往而一賞可也

布總箭笄髮衰三年說

按儀禮此條雖列女子子在室之後實通承妻為  
 夫妾為君女子子在室為父為文上言衰裳冠纓  
 皆男子之服于婦人服制未詳故更著總髮髮及  
 衰以明四者婦人之服其經杖絞帶管屨則男女  
 並同也賈疏曰女子子總用布云者因傳文吉笄  
 句所誤耳蓋傳之云吉笄因釋經文總六升長六

寸箭筭長尺遂連總筭之文曰吉筭尺二寸傳者以附著吉筭尺寸此飾乃婦人已嫁之服固非經文所有亦非斬服中所有也賈遂以此條專屬之女子子不知未嫁之女其總筭髮衰與妻妾及在室之女並同觀上子為父諸侯為天子父為長子臣為君為人後者同是衰裳冠纓則此條必蒙上文三婦人而不專為女子子設明矣下女子子適人條不言及筭記子折筭首不著尺寸以附見首章故不復詳大略皆可見云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說上

雲峰胡氏曰乾坤不言重異于六子稱健不稱乾異於坤也朱子本義釋天行健則曰凡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愚竊以為不然夫子之贊易乃是申文周之所不盡之意而非贅也重卦之義已見于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矣不言重不稱乾以是故也乾乾者上乾下乾下卦之乾日也上卦之乾夕也天一晝一夜旋繞一周而過一度天下之至健也一晝一夜重之義也三居下卦之終日之乾方終夕之乾方始故象

傳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反復者往來之義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晝夜之道即天行也文言曰終日乾乾行事也終日行其進德修業之事夜則考其旦晝之所爲必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所以夕猶惕若也文言又曰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時則兼乎晝夜而天行一周矣與時偕行者不但因其時而惕于心且有宵衣問夜坐以待旦之事也重卦之義九三爻辭若是其著明夫子但曰天行健則其兼一晝一夜可知以今日一周明日又一周爲重復之象是所取于重義者未審也若重離之義

取於兩作則可以言今日明日故九三爲日昃之離主天言則兼晝夜主日言以晝不以夜也然則坤卦之重義于何見之曰於彖辭見之地有四維西北高東南下辭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四用其半則言西南亦兼一高一下言東北亦兼一高一一下也一高一下勢之所以積而厚也但言地勢坤而重義在其中矣乃六三之爻辭曰無成有終則亦以下坤之終也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可以知三畫之乾已盡乎健之德三畫之坤已盡乎順之德而因而重之之義又因以見矣坤象傳

不言順故於文言曰坤道其順乎蓋古人之文可互見不必復出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說下

象傳之言君子者五十三而自強不息其首也爻辭之言君子者十六而終日乾乾其首也先儒以爲三於三才爲人道而乾九三一爻爲六十四卦人道之始聖人尤致意焉此他爻所以不言乾而三獨言乾乾是也然其說猶有未盡者焉聖人作易亦教人盡人道而已盡人道亦爲君子而已故于九三一爻以重卦之義屬之而曰乾乾夫子作

象傳以爲體乾之君子亦終日乾乾而已故文言申象傳之意曰立其誠立其誠者自強不息之謂也故子思子作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夫人以一呼一吸爲一息凡一萬三千五百息爲一晝夜漢儒謂人一息天行八十餘里人欲法天宜其不息矣乃法乾之象而曰自強不息法隨之象而曰嚮晦入宴息何歟蓋不得不息者人之形體而不息者心也故淮南子曰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夫以陽動者行事以陰息者常存敬畏形息而心不息也愚故曰重卦之義已盡于

九三爻辭象傳但申其說也天行不捨晝夜者也人道分晝夜者也陽動陰息而重乾之義備矣

### 禹貢山水說

天下名山大川不可勝數其見於禹貢者四十有五而已一二而考之宜若易易也而朱子一則曰最難理會一則曰不甚可曉又曰隨文解義姑為誦說若以山川形勢之實考之吾知其說有所不通而不能無疑也何以故哉疆地有分并名號有古今高深有遷貿更歷數千百年以來傳譌傳會家異人殊欲一二而考之誠有如朱子所云也且

不特朱子言之也裴秀作禹貢地域圖則云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強牽引漸以暗昧也酈道元之註水經則謂東南地界萬水所湊觸地成川故川舊瀆難以為憑禹蹟不可考者多也且夫九州其來已久而古書之存於今者少後儒之論日多而愈以不決禹治水功成作禹貢距舜居攝未久而舜乃分為十二州至夏而稱九牧商而稱九圍則又并為九矣爾雅九州有幽營而無青梁職方九州有幽并而無徐梁營則禹貢之九州豈必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之九州

耶其即共工氏伯有之九州耶然而禹畫之而舜分之舜分之而禹又合之何其紛紛也舜典肇十有二州不載州名孔安國以爾雅齊曰營州而謂舜時亦有營州以職方幽并山川在禹冀州之域而謂舜時分置幽并也無他證據也封十有二山不載山名孔安國但言封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爲鎮孔疏蔡傳皆引職方爲解則舜時以何爲徐梁營之山鎮耶夫禹貢所書山水皆治水所施功之處故旣以此表疆界而又特書汧壺口砥柱大行西傾熊耳蟠冢內方汶之九山黑弱河濬江沅

淮渭洛之九川其間亦有雖大必略者以其非大槪記山水之書也而其所記者又未盡合於今日之形勢也今試即漢唐宋諸儒異同之解約略言之傳疏以梁岐二山在雍州而集傳以爲在冀州孔穎達以孔安國身爲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實驗當時疆界而蔡沈援引春秋三傳爾雅呂不韋桑欽酈道元諸書皆在冀不在雍也則當以誰爲正也孔傳但以岳陽之岳爲大岳而孔疏蔡傳實以職方霍山地志霍太山然何以稱岳而不列於岳也堯典有四岳而無中岳崧高禹貢無其名此云

太岳者其亦在帝都而尊之或者當日以為中岳也孔安國鄭康成皆以衡漳為一水而王肅以為二水此非在絕遠之域而為一為二皆遙度之辭也九河之名見於爾雅而蔡傳合簡絜為一河以為其一即河之經流夫九河碣石既苞淪於海則簡絜之為二為一竟未知其孰是也漯水之出東武陽至樂安千乘入海差有遺跡而蔡傳以為河之支流斯不然矣職方青州其浸沂而禹貢在徐州兗州其澤藪大野而禹貢在徐州知周之并徐於青兗矣是未并之前青無可稱浸兗無可稱澤

藪也三江之說孔安國孔穎達顏師古韋昭郭璞王安石蘇軾諸人各據所見要當以集傳所引吳都賦注婁江東江并松江為三江者為是且職方言其川曰三江則既入二公者亦當以入海為是也震澤爾雅謂之具區也傳疏集傳皆以為太湖太湖即五湖而職方揚州澤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不當澤藪浸合而為一也孔傳以江於荊州界中分為九道疏以為即今尋陽九江本漢地理志廬江郡尋陽注云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為大江而朱蔡以為即今之洞庭故九者之名亦各不同也若

尋陽九江乃禹貢揚州之境且其名起近代也雖或強爲之名而何由知其必然也疏以滎波爲波濤之波史記夏本紀作播索隱以爲播溢之義而蔡傳以爲二水據職方其川滎雒其浸波滎之文也然而川取流行浸則豬畜禹貢滎波旣豬波爲浸可言豬滎爲川何以言豬也禹貢孟豬左傳爾雅作子孟諸周禮作望都夏本紀作明都何其聲字之俱異也禹貢言導河積石異于漾之源嶓冢江之源岷山不言自者又異於淮之桐栢渭之鳥鼠洛之熊耳矣積石已上四載所不到自至元十七

年始命都實窮河源蓋踰崑崙行更一月始窮星宿則郭璞之注爾雅固爲胸臆張騫之使大宛竟不得其要領也集傳據括地志以鳥鼠爲同穴之枝山而譏孔氏爲怪誕不經然李巡郭璞所說鳥鼠之名狀甚悉豈其一無所據也東滙澤爲彭蠡蠡東爲中江以入於海十三字鄭樵以爲衍文而朱子取之謂南方山水有全與禹貢不合者致疑要荒之地但令官屬相視未得其真故多闕遺然而北方山水則又南宋諸儒所未得親履其地者其亦無由而辨其合與否也又爾雅釋山霍山爲南



岳先儒言霍山在江北而與江南之衡爲一者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而朱子疑其在嵩山之南又言唐虞時恐亦有霍山又職方山鎮有嶽山無嵩高高鄭康成司樂注則以吳嶽當五岳之數并四鎮爲九與職方相配而于宗伯注則仍以岱華恒衡嵩爲五大儒之說亦未有定見也職方注恒山在上曲陽今之曲陽旣非古之曲陽別之曰上則古亦非一曲陽也遼東朝鮮旣爲舜所分置幽營二州之地則職方之醫無閭亦當在禹貢之青冀而未之及也故夫禹貢之山水四十有五皆治水之所有事也欲一一以考之則漢唐宋之諸儒有不能以無疑者矣孔安國曰孔子述職方而除九丘九丘者九州之志也而除之存禹貢以著夏后治水之功而所述者職方也然則時王之制輿圖所載斯可考矣何必多爲之說以求合于古乎以今之山川表今之郡邑斯又善法禹貢之書也亦孔子述職方之遺意也

周禮詳於治內說

修身齊家之義備於大宰之職矣而後司徒施其教典焉所謂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也此

其制度之不得而不詳職守之不得而不嚴者矣  
按王畿四面五百里而以近郊五十里遠郊五十  
里制六鄉焉其民七萬五千家其餘地爲廛里場  
圃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惟九等所  
任地而無公邑遠郊之外百里置六遂焉其民七  
萬五千家其餘地爲公邑天子使大夫治之距王  
城三百里曰稍三百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  
外至五百里曰都都之地王之母弟王之庶子與  
公同食采地百里在焉縣之地王子弟之稍疏者  
與卿同食采地五十里在焉稍之地王子弟之又

疏者與大夫同食采地二十五里在焉其餘地亦  
爲公邑天子使大夫治之鄉之屬別有比長有閭  
胥有族師有黨正有州長遂之屬別有鄰長有里  
宰有鄣長有鄙師有縣正鄉有鄉師四人遂有遂  
師四人各以一人分治三鄉三遂有鄉士以掌六  
鄉之獄有遂士以掌六遂之獄此其所同者也其  
不同者司徒主六鄉而又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遂  
人主六遂但中大夫二人而邑每鄉卿一人每遂中  
大夫一人而邑遂之官畀於鄉命數皆減一等差  
次至鄰長以不命之士爲之也遂人雖專主六遂

自遠郊以達於畿有公邑私邑小都大都在焉公邑之大夫甸稍如州長縣都如縣正其六遂之中公邑之獄遂士兼掌之矣而又有縣士以掌稍縣都三等公邑之獄既有王之子弟公卿大夫治其采地而又宗伯之屬則有都宗人家宗人司馬之屬則有都司馬家司馬以家臣而聽政於公司馬焉司寇之屬則有都士家士又有方士以主四方都家之獄都士家士都家所自置主治都家吏民之獄以告方士者而亦屬司寇焉蓋其設官分職詳於治王畿以內有如是也古之天子既

以九州萬國之地與外諸侯分治之其餘公邑又使大夫治之其六鄉六遂則天子所自治也而六遂之餘地亦為公邑則又有分治之者矣惟近郊遠郊四面百里六鄉之外其餘為九等之田其地彌近而無都邑在其間則其地反曠衍而易以容奸故以公卿司其教事而所以屬民讀法賓禮賢能者於鄉言之為詳司徒主六鄉則曰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調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遂人主六遂則但論其田野之

形體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  
五鄙爲縣五縣爲遂而已雖其文有彼此互換之  
可推亦足以見夫彌近者之彌詳矣其曰比長各  
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臯竒衰則相及  
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受之若徙於他則爲旌節  
而行之蓋自一比之中而嚴密如此則夫由少而  
衆自邇而遠無所可以容其奸可知也夫如是而  
以六鄉之治爲六遂之則以六遂之治爲公邑私  
邑小都大都之則而以京師之治爲九州萬國之  
則所謂國治而後天下平者也吾故曰此其制度  
之不得而不詳職守之不得而不嚴者也戰國兼  
并而鄉遂授田建學之制度淪胥以三鄉官之職  
守亦廢重以四君者招致天下傾危之士不逞之  
徒聚於其國以迄於漢五陵三輔遂爲游俠之窟  
逋逃之藪白晝劫奪人於都市而莫敢誰何至有  
不如是何以爲京師之說其後京兆尹乃更以武  
健嚴酷爲能勝其任其所由來者非一日之故也  
西漢周禮之學抑而未章逮鄭賈二君雖申其解  
而先王體國經野詳於治內之義後世卒未有舉  
而措之者爲可慨也

### 夏商周三祝說

乾學按士喪禮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鄭氏因記有夏祝淅米云云故注以為夏祝也祝取銘置于重鄭注祝習周禮者也是周祝也其明著為夏祝者士喪禮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墻下又夏祝及執事盥既夕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于重是也其著為商祝者士喪禮襲祭服執巾掩瑱設幘目小斂則布絞衾散衣祭服大斂則布絞紼衾衣既夕免袒執功布拂柩飾柩御柩皆是也疏謂同是周祝而習夏禮則曰夏祝習殷禮則曰商

祝夏人教忠從小斂奠大斂奠及朔半薦新祖奠大遣奠皆是夏祝為之其間雖不言祝名亦夏祝可知也其徹之者皆不言祝名則周祝徹之也殷人教以敬神但是接神皆商祝為之其間行事祝取銘之類不言祝名亦周祝可知惟既夕啟殯時以周祝徹饌而堂下二事不可並使周祝故夏祝取銘置于重賈氏之論詳矣余以為夏祝如淅米鬻飯皆共卷之之事商祝主襲斂衾衾拂柩御柩交于神明之事夏祝事簡商祝事繁周祝文飾實兼兩者周制博采夏商周人講習夏商之禮所謂監

于二代郁郁乎文者以此即如啓殯時商祝方執  
功布入周祝徹宿奠降降之時夏祝自下升取銘  
置于重曰祝曰夏祝曰商祝各司其事屨趾相接  
是喪事縱縱之時而不至陵節儀禮所以爲萬世  
經也嘗讀士冠禮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  
夏后氏之道也孔子便冠章甫當時蓋兼用殷道  
矣檀弓載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飾棺墻置翬談  
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子張之喪公明  
儀爲志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夏后氏用  
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經也者實也掘中  
鬻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  
道也學者行之禮器也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  
可見武王周公盛時旣因前代典章以著爲周禮  
而又令學士大夫采綴遺聞以存舊時文獻故雖  
周之輓季本朝之禮與夏殷並著學者擇而行之  
不以爲嫌蓋即夏祝商祝之名可以知公天下之  
至意而禮非虛器矣

### 勤政說

臣伏讀月令明堂十二室天子以時適居所以法  
天之行順時之紀勤民事而出治道非獨侈隆其

三百廿一  
制已也蓋古者皇居取象辰極義取自強不息之意焉

今皇帝景

昊天之感命法

祖宗之恭儉凡宮室制度自非國本所關政事所出無替於前無侈於後茲勤政殿在西苑以歲之夏日聽政於其中每日接對羣臣批覽章奏少暇則紬繹經典緝閱圖史臣某起家侍從待罪公卿之後常因奏事殿中得奉清燕流覽寓目殿不甚闕敞視正殿絕差前為長廊中闢層軒體制製朴略羣

臣仰頌

聖德以為唐堯土階大禹畀宮殆無以過臣深惟天行無息之義以為人主惟能勤而後能儉勤則清明之氣勝物莫投其所好故不與儉期而儉至不勤則晏逸之志勝物得進為之主故不與奢期而奢至由此觀之相因之理必至之幾也臣竊覩皇上深宮問夜未明求衣至于日晏不遑上自宮府下逮黎庶外及山陬海澨日入月出之所惟恐一事之未理一物之未安即位二十五年兢業常如一日間若鯨鯢蕩定兵革偃息海宇乂安民生

樂業羣工體

宵旰之勤詞人進太平之頌願

怡神暇景閒日

視朝

皇帝赫然震動竦然吁咈益勵憂勞無敢怠惰功業已盛而常懼其荒民庶已安而獨居其瘁是以侈心遏絕儉德益光漢臣有言古之王者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竊觀詩書所載雅異于此周公進陳無逸文王日昃終身未聞其以逸樂繼也然則虔始之道方自今日載筆之臣豈能紀其萬一昔華林有清暑之賦驪山著九成之碑並鋪張巨麗有乖典則臣躬述聖德上窺大易自強之義遠覽尚書無逸之誅推陳堯禹不與之衷發明文王小心之德雖未能編之詩書亦庶幾垂示來者謹拜手而為之說

治河說

古之言治河者衆矣河既善徙決無常處治之亦無常法在因其時相其地審其勢以為之便宜而非可以數見之成言已湮之故蹟謀其實效也古之善言河者莫如漢之賈讓元之賈魯今觀其前



後三策僅可施之北河與今日東南之勢大異即明宋濂之說浚淮道導濟南北分行亦非今日運道所宜若徐有貞之治水開疏水渠其說專主乎疏謂一淮不足以受全河也劉大夏之隄荆隆鎮安平其功特著乎塞謂取全河而注之一淮也與今之所患河不入淮其勢又不相侔矣今

朝廷之上不惜以重費鳩工而河臣仔肩于下勒限受事庶幾底績可期然善後有策豈無說以處此乎請以今日之黃河論之歲修有防矣搶築有備矣遙隄縷隄在在相望矣乃一逢潰決制御莫

施數年以來屢見于宿遷桃源之境此地去海甚近而每多衝決非海口之淤為之乎自白洋以東向之河身廣為一二里者今止以數丈計即新開引河力為利導而河性不趨則雲梯關之壅塞非一日矣論者曰隄防既立水必歸槽藉以衝刷海口可不濬自開然沙壅日久土堅且厚即上決已塞而欲用水攻沙正恐下流難達其勢必將別潰是必雲梯關之工與桃宿決口並舉而逆河入海之遺意庶乎無失也請以今日之淮論之淮以上為七十一溪為洪澤淮以下為白馬汜光諸湖中

立一隄障使東指所恃者惟高堰耳高堰一傾清水潭數決致淮揚二郡巨浸累年今高堰修築已成淮水宜靜向東行而清口之流淺隘如故懼淮水之復入諸河是必大闢清口與高堰一工彼此相濟而其後可無虞也請以今日運河論之運河以內有淺涸之虞必取給于山左諸泉而昔之水櫃如馬踏高柳等湖今成平陸一遇旱乾必有淺阻是五湖舊蹟不可不講也運河以外有衝擊之虞如曹單金魚諸縣南臨大河惟賴太行古隄障之今河勢不東慮其北走聞曹單以西掃灣而北

漸逼館陶是張秋之決曾見于順治間者不可不預為之防也請以今日黃淮之交論之清口以南有清江浦其北有清河縣其東有徐家溝雲梯關而黃淮交會之要地全繫于清口今清江浦外漲沙長及數里水力不足以刷之是必別建一工開引河于厚沙之中然後東行之勢可復也請以今日黃運之交論之運河之口必達黃河而黃河一漲必入運河濁流倒衝不久旋淤如直河董口駱馬諸道數遷數淤其明驗矣今既別開阜河安可不為之長計乎聞昔之茶城有鎮口三閘今之清

江有通濟三閘皆防黃水之溢入耳宜倣其遺制立啓閉法以截黃流既于閘外數里立每歲冬春大挑法以為常不然而黃漲必淤紛紛遷改終無益也故曰異代之法不可以治今日之河此河之治不可以為彼河之法時為之地為之勢為之矣安敢以膠柱之見築舍之謀取舊日之陳言輕為借箸哉

陶氏子名字說

門人陶進士子師過余書局引其子來謁年十五矣英姿煥發問何名曰未也請先生名之余懼違

其意因考陶之得姓本於陶唐又虞思為周陶正以官為氏是復有虞之苗裔其著於史冊者莫如長沙桓公按長沙公本傳豫章國郎中令楊暉其州里也往詰之暉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是時長沙尚未顯既為荊州則闔郡佐吏稱其志凌霄霄神機獨斷因采其語名之貞固而字曰凌霄是有說焉乾之貞也正義解之曰貞正也又云此卦之德有純陽之性能使物堅固貞正一正字未盡其義故又以堅固貞正釋之也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正義言天能以中正之氣成就萬

物使物皆得幹濟君子能堅固貞正體天之貞也  
凡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有英華銳發之氣迫欲  
表襮而或立志稍弗堅操履稍弗正即為外物所  
牽未能成就雖有聰明才智舉無所用君子惜焉  
故聖人立教自十五入大學即教之以窮理格物  
之方講求夫修己治人之術惟日孳孳罔有懈替  
替植之表焉以勵厥志收攝身心歸于純一其成  
功也不難而于入道則庶幾矣東晉之時猶沿舊  
習以放達為高桓公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  
陰至于今人當惜分陰又曰君子當正其衣冠攝  
自愛

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此亦堅固貞  
正之一節述祖德為醮辭古人有取乎爾也勉旃  
惺園文集卷第十六

懋園文集卷第十七

或問論

地壇配位或問

或問子之論地壇配位謂配必在左左右無定而東西一定有說乎曰有嘗歷考前代地壇之制其無可據者勿論論其可據者自漢而唐而宋而金率皆南向既已南向則祖宗配位必東設西向以居於左不待言矣若北向則自宋政和四年始其時以太祖配地用太常禮院言西設而東向行氏十二年夫正位南向則配位以東為左正位北向

三百廿六  
則配位以西為左此義之最易明者此宋政和之制允合典禮確不可移者也迨明嘉靖間分建南北為壇北郊我朝因之而不變皇祇之正位由是而定矣而

祖宗之配位乃有可議者則自有明之貽悞也彼時夏桂洲諸臣紛紛建議止論南北之宜分不宜合配享之宜一不宜二未有援宋政和之制以明北壇配位之宜西不宜東者遂至以太祖東設西向與天壇無異而不知地壇左右相易與天壇大不侔矣我朝因其制亦奉

太祖居右而

三聖並侑遂致有昭穆越次之嫌此所宜急為更定也曰地道尚右何必左耶曰非也明之以太祖居右及我朝之奉

太祖居右皆非謂地壇之內遂宜以右為尊也蓋亦皆知左之為尊而謂配位必宜居左也何以言之嘉靖祀典禮臣題請圓丘上帝南向配位居左方丘地祇北向配位居左則曩日朝議以左為尊也明甚我朝順治十四年

上諭奉

太祖

太宗配享方澤禮部題請奉安

太祖配位於左

太宗配位於右奉 旨是遵行在案則當時

聖裁以左為尊也又明甚夫既以左為尊而明會典所載及今現行壇制乃皆以太祖居右者此直有司奉行之悞執東為左一時未及詳審耳夫豈有尚右之說以右為尊而謂地壇配位宜居於右也哉是則今日之更定非更定前明之制也亦非更定我

世祖之制也不過更定有司之悞正以合乎前明居左之說之欲行而未行者也正以遵我

世祖時居左之說之欲行而未行者也要之今日配位謂不宜更定者必謂天壇南向以東為左地壇北向亦以東為左然後可如其不然則固明知地壇之內以東為右也夫既知地壇之以東為右也而乃以尚右文其說何耶此其所以急宜更定也曰明制社稷壇之配后土西向后稷東向是東西無一定乎曰此明祖一時之見非有所據也開元禮載祭太社太稷儀設太社太稷于壇上北向

設后土于太社之左設后稷于太稷之左俱東向  
 又諸州祭社稷儀社壇稷壇皆北向設后土于社  
 神之左設后稷于稷神之左俱東向政和五禮新  
 儀載社壇北向以后土配東向稷壇北向以后稷  
 配亦東向是唐宋后土后稷配位皆西設東向以  
 居於左並無尚右之說也宋孝宗淳熙四年設社  
 稷于壇之南方北向設后土勾芒氏后稷氏位於  
 其西東向按孝宗時似合太社太稷在一壇者其  
 社與稷孰在左雖無可考然其配位則又皆並列  
 于西而在左矣並無尚右之說也曰宋政和之禮

徽宗蔡京何足稱乎曰政和時雖非賢君相其議  
 禮未嘗非也禮記郊特牲云社稷土而主陰氣也  
 君南嚮于北墉下合陰之義也故陳祥道禮書定  
 為北郊皇地祇之位當主北向但自古惟宋政和  
 四年始行此禮地祇既北向則配位當在西方東  
 向明嘉靖九年既用政和之禮地祇北向而配位  
 獨東方西向是自違戾矣抑其所以更定則有說  
 焉自昔郊壇之制以二祖三祖配者唐宋明皆有  
 之要皆以次並列從未有以昭穆對序者莫若易  
 昭穆之對序而奉祖宗以次並列乎左則既無越



三百七十一  
次之嫌而一時紛紛之說亦可以略而不論矣

地祇配位或問 其二

客問於余曰子言地祇配位西坐東向則誠辨矣先儒獨不云地道尊右乎曰非此之謂也周禮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言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疏曰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匠人左祖右社前朝後市注言王宮所居也疏曰王宮所居也者謂經左右前後者總王宮所居處中而言之蓋東左西右南前北後而王宮當中經之涂其言左右猶言東西也所以然者東方主發

生爲仁爲德故天道秉陽而吉事尚左西方主肅殺爲義爲刑故地道秉陰而凶事尚右自然之理也若以神祇所向爲左右則地祇之位北向宗廟居然在社稷之右矣何以成其尊乎惟其據王宮所居而東左西右不因所向而轉移則社稷常在右宗廟常在左以成其尊耳不得以子之說釋經也若吾之所謂配位之左右則據神祇所向而言也據神祇所向而言則天神南向左在東而右在西地祇北向左在西而右在東矣凡經傳所言有一定之左右有不定之左右地道尊右乃一定之

左右也如曲禮言羹居人之左食居人之右乃是  
以人之所向爲左右不定之左右也先王制祭祀  
之禮謂神道闇昧故以人道接之以人道接之故  
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配位者爲正位之主則其  
當隨正位所向而轉移審矣如曰此政和之禮而  
經傳未有明文也則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子曰  
地道尊右也吾亦曰地道尊右也子曰以地祇所  
向爲右也無所考據也吾曰以王宮所居而言右  
常在西左常在東考據甚明也右常在西則地祇  
北向而配位西坐東向正所以順地之道也對舉  
言之左常在東天神南向而配位東坐西向亦所  
以順天之道也客曰子以南向北向皆尚左今亦  
有左右之異乎何所執之二三其說也曰據一定  
之左右而言則所尚有左右之異其位或東或西  
據不定之左右而言則所尚惟在左其位亦或東  
或西也賈公彥小宗伯疏則曰地道尊右而鄭康  
成祭法注則又曰周尚左據內神而言則左宗廟  
爲尚左據外神而言則右社稷爲尊右子亦以注  
疏家爲二三其說乎客乃唯唯而退

北海祀典或問

康熙二十六年某月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徐元珙言今制祭北海沿宋明之舊將事於懷慶府濟瀆廟臣愚以方位當以建都為準往南而祭北海非是請改祭於北鎮暨西巫閭山便奉

旨下廷臣集議以聞議未定諸臣屬某考覈前代故實以備廷議某職掌攸存不敢飾讓謹採前聞設為問荅具列如左或問海之祭古有之乎曰古有之矣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孔疏曰祭百川之時皆先祭河而後祭海也周頌般之序曰般巡狩而祀四嶽河海也或曰祭則於

國中乎抑至其地乎曰舜典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此祭於國中者也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南西北如之周禮校人之職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鄭注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若般之詩之云此皆至其地而祭之者也曰至其地而祭之有司之常典乎曰非也王者巡守則祭之不巡則不祭也虞周以前詩書之文足徵矣史記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穀以東名山五大川二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而不及海又云至如他名

山大川上過則祀去則已夫常祀不及海則過而祀者海亦名川之一也鄭樵通志漢武帝因巡守禮其名山大川是秦漢亦因巡守而祭也杜佑通典其有水旱災厲牧守各隨界內而祈謁王畿內水旱則禱之亦非常典也其著爲常典則隋唐之事也或曰古文多言名山大川無祭海之明文雖鄭康成亦疑之何以知古之祭海乎曰卜商之序孔穎達之疏則言祭海矣禮記月令仲冬之月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漢宣帝神爵元年詔太常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皆明徵也後漢書建武三十三年別祀地祇地理羣神從食皆在壇下海在東通志梁天監六年議者言北郊有嶽鎮海瀆之座據二史之文以知漢以前言川者必兼海也曰四方有司之祀何昉乎曰昉於梁祠建於隋禮備於唐通典梁令郡國有五嶽置宰祀三人及有四瀆若海應祠者皆孟春仲冬祀之隋書開皇十四年閏六月詔祭東海於會稽縣界南海於南海鎮南並近海立祠是僅祀東海南海而西北海遼遠不祭也通志唐武德貞觀之制五嶽四鎮四海四瀆年別一祭此其所始矣或曰四海之祭有定所乎曰

歷代以來沿革不同請悉數之唐書四海之祭東海萊州南海廣州西海同州北海河南馬端臨文獻通考云唐祭北海於洛州宋史及政和五禮新儀祭西海於河中府就河瀆廟望祭祭北海於孟州就濟瀆廟望祭餘皆與唐同或曰唐既祭河南又稱洛州宋稱孟州是果異地與曰非也唐書禮樂志曰河南通典通考通志皆曰洛州洛州即河南也宋史曰孟州地雖河北而轄于河南也以今考之皆懷慶府濟源之地考地志濟源縣初屬懷州高宗顯慶二年改屬洛州武宗會昌三年又屬

孟州是有唐中葉濟源多隸洛州至末季及宋方屬孟耳貞元十二年知縣張洗碑文可據也是稱名雖異其地則一也或曰宋以後如何曰金史大定四年嶽鎮海瀆詔依典禮就本廟致祭其地與宋同惟南海則於萊州因廣州非金界故就萊望祭元史至元三年定制與金同惟北海遙祭於登州界明會典東海南海同元西海則蒲州北海則懷慶蒲州即河中懷慶則濟源所隸之府其實仍在濟源也 本朝因之以疆索而論東海南海為近近則可就而祭西海北海遙矣遙則望而祭之

就祭者有定望祭者無定故東海於萊南海於廣有定者也西海或同州或河中北海或河南或登州無定者也曰古何以祭北海於河南也曰地志云說者謂濟瀆泉脉通北海故因北瀆以祭北海也曰又何以祭於登州也曰登州負海而處海在其北也然則河南登州二地孰為有據乎曰皆未當也禹貢道沈水東流為濟孔安國云泉源為沈流去為濟水經濟水出河東垣曲縣東王屋山為沈水又東温縣西北為濟水考之傳記無泉脉通北海之文未可以為信登州雖負海自土中視之

實在正東非北也故二說者皆未當也曰然則北海所祭之地可改乎曰何不可也唐祭於河南元祭於登州古之人有行之者矣何不可也或曰揭傒斯嘗祭濟瀆矣其記云二月十日巳亥以羊一豕一祭於濟瀆仍以是日望秩北海於廟之北如濟禮疑元既改登州亦不廢濟廟北海之祭然考傒斯本傳當日但遣祭北嶽濟瀆南鎮未嘗奉命祭北海也是北海之祭傒斯仍前代之舊因便祀之非國典也且北嶽之祭於曲陽舊制也本朝改之渾源州矣嶽祭可改何獨於海而疑之曰改

之所何所曰永平孤竹舊封也孟子稱伯夷居北海之濱齊桓公伐山戎荆令支懸車束馬所謂北荒也以四方正之永平瀕海東臨碣石海至此為北海之極也於此祭之未為不可矣曰國都之四方不可據明臣倪岳嘗言曰岳之說是矣獨北海與北嶽又有不同馬文升請改北嶽之祭於渾源岳駁之曰北嶽祀於恒山上曲陽歷虞周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 朝廷從之今渾源既改

本朝已廢岳之說矣何必引以例北海乎若以為歷世既久不可輒改亦非通論也且方面必據國都見之周禮矣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鄭司農解四望云日月星海也則祭北海必不於國之南可推矣或曰漢以青州為北海郡則青州亦可祭乎曰東海既祭於萊北海復祭於青二地相近且猶在南與登州河南無以異也況唐都長安視濟源為東北宋都開封視濟源為西北祭于濟源未為盡非今之京師濟源實在其南往南而祭北海名實乖矣金元暨明因陋就簡沿其失誤釐而正之宜有待于今也或曰予之說亦有據乎曰有明臣丘濬之言

曰中國之地在三代不出九州之外惟揚青徐冀四州濱海而已南海西海則越在荒服之外自漢以後南越始入中國而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所存故今祀東海於登州祀南海於廣州二祀皆臨海而祭西海在望祀於蒲州北海則望祀於懷慶夫宋都汴梁而懷慶在其北是時失幽燕而以白溝河爲界無緣至遼薊之域出國門而北望以祭之可也明初都金陵因之以祭亦不爲過若夫今日建都於燕往南而祭北海豈天子宅中以臨四海之義哉且古謂青州爲北海郡青去登不遠猶以是名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滄海之處於此立祠就海而祭於勢爲順於理爲宜況今北鎮醫巫閭山在於遼海山旣可以爲北鎮川獨不可以爲北海乎濬名儒博學是說之可據者也或曰是則然矣祭海於瀆以類從也因鎮而祭無乃非類乎曰通典言北鎮醫巫閭山在東海中遙祀之北鎮北海皆爲遙祀正以類從也曰憲臣依丘氏說謂當祭於醫巫閭今謂當祭於永平亦有說乎曰醫巫閭在遼之廣寧去海尚遠若永平則南臨大海丘氏所謂碣石滄海之處也其東北烏龍鴨綠松花



諸大川咸與之通於此祀之正與廣州之祀南海萊州之祀東海無以異奈何舍此而祭乎曰永平之說誠善矣勢當別立一廟不勞民費財乎曰唐宋以來祭北海皆於濟源水濱立壇祭之其禮甚簡未嘗有廟也唐張洗濟瀆北海祭品碑云天子封濟瀆爲清源公建祠於泉之源其北海封爲廣澤王立壇附於水濱是瀆有廟而海無廟也明李濂游濟瀆記言濟瀆祠後有北海神殿當是有司以北海神位無所安置故權置於此非特爲海神立廟也海尊于瀆而禮殺于瀆孰若別祀之爲愈與曰韓退之有南海神廟碑是唐固爲海神立廟矣北海安得無之曰南海東海之廟隋之舊也隋無西北二海之祭故無廟也唐仍隋制而已夫立廟正也未立廟而爲壇祀之權也且天地亦壇矣壇似未爲褻也

皇上聖神在御制禮作樂千載一時憲臣所奏應否允從尚乞諸公博加討論某與叅末議不揣固陋敬述故聞以待採擇不勝惶慙

### 北嶽祀典或問

往歲廷議北海祀典余在禮部謂當從丘濬言祭

於永平撫寧古驪城碣石之地尚書伊公謂國  
家幅員廣遠烏喇松花江

祖宗發祥重地長白分流有三江焉並入北海松  
花江其一也應於松花江邊望祭九卿是其言合  
詞上奏

制曰可於是輿情翕然稱北海改祀與往歲渾源  
之議若合符契余以為微有不同或疑焉以問余  
語之曰古無北海之祭惟東海南海祀典有之隋  
唐後始祭北海祭亦無定所岳峙有定者也川流  
無定者也改之何不可也曰改嶽可乎曰金史世

宗大定七年范拱為太常卿或言前代都長安及  
汴洛以太山等列為五嶽今既都燕當別議五岳  
名拱曰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  
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嘗據所都而改岳祀也後遂  
不改曰拱之言有所本乎曰有詩大雅孔穎達疏  
詳言之謂若五岳每代一改爾雅何當定此五者  
永為岳名其說近理矣曰曲陽縣有山在縣西北  
百四十里與阜平聯界曰恒山渾源州有山在州  
南二十里亦曰恒山其果何者為北岳曰尚書舜  
典十有一月朔巡守至於北嶽孔安國傳曰北岳

恒山禹貢太行恒山孔穎達疏曰恒山在上曲陽西北禮記王制北巡守至於北岳孔穎達疏引郭璞語云在常山上曲陽西北周禮職方氏正北曰并州山鎮曰恒山鄭康成曰在上曲陽爾雅恒山為北岳郭璞註曰常山歷考經傳明文恒山為北岳北岳在上曲陽縣西北無可疑矣今真定之曲陽即漢常山之曲陽因鉅鹿有下曲陽故加上字別之也恒即常也避文帝諱為常也曰虞周之事已知之矣其自三代而降北岳之祭并于何所曰皆在上曲陽漢武帝天漢三年泰山修封還過祀

恒山座玄玉班固地理志上曲陽注云恒山北谷在西北有祠是也郊祀志宣帝神爵元年五嶽四瀆有常禮北岳常山於上曲陽顏師古曰上曲陽常山郡之縣名也章帝元和三年幸中山遣使者祀北嶽是時上曲陽屬中山國車駕幸中山遂祭其境內名山也唐宋北嶽祭於定州曲陽為定州屬邑言其所統爾總之皆今曲陽也曰然則渾源之說奚以為也曰於古未之聞惟酈道元水經注于崞山則云南面玄岳崞山即今渾源也未嘗確然指為北岳至明一統志始言恒山在渾源州南

二十里即北岳也其山高侵霄漢舜北巡守至于恒山即此其說未有所據從來言地理者必以史志為證即以諸史言之班固明指上曲陽為并州山矣司馬彪郡國志云上曲陽恒山在西北劉昭注引晉地道記曰自縣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恒多山坂名飛狐口是四百餘里尚未達渾源恒山之距渾源亦已遠矣晉地理志上曲陽注亦云恒山在西北有坂號飛狐口魏收地形志上曲陽注云有恒山隋時改上曲陽縣為恒陽隋志注曰有恒山新唐書志仍為曲陽注云有嶽祠金史志曲陽

有常山元史志曲陽北岳恒山在焉並未曾于崞縣崞山雲中渾源州邑稱有岳山岳祠也自明朝時人確指為渾源之南有山矗然當名北岳其所立碑文指述並無左證渾源志所引唐宋碑碣即曲陽嶽祠之碑碣牽合附會識者所鄙或云舜時巡守飛石隊帝前名安玉石乃建廟大茂山又五載巡守飛石東遷復立廟曲陽謬悠之談不足以給五尺童子乃明朝馬文升據以入告倪岳為禮官既沮其議不行猶令渾源修廟後巡撫胡來貢復請禮官沈鯉駁之極詳核而本朝順治十七

年科臣黏本盛復據文升言請之至丹王文貞公  
崇簡掌禮部初甚難之覆疏云漢宣帝祀於上曲  
陽唐武德貞觀祀於定州明會典亦祀曲陽是漢  
以來皆祀于曲陽非止科臣云石晉與宋已明明  
駁之矣復調停其說曰今據科臣云云應敕山西  
撫按詳察復以巡撫疏詞懇至疑北嶽不當在畿  
南遂從其議自葉學士方藹汪編修琬為王文貞  
志狀載此事為公能釐正祀典不知文貞公博學  
洽聞頗悔不力持之也曰水經注既曰崞山南面  
玄岳安知非當在渾源太行以北岡巘綿亘安知  
曲陽之山非即渾源之山曰其道里則既遠矣酈  
道元于濕水有崞山南面玄岳一語耳于滏水則  
云其水東逕上曲陽縣故城北本岳牧朝宿之邑  
也古者天子巡守常以歲十一月至于北岳侯伯  
皆有湯沐邑以自齋潔周昭王南征不還巡守禮  
廢邑郭仍存此明明是北岳巡狩之地歷千有五  
百年岳牧朝會湯沐邑猶在何可誣也廟在縣南  
距山百四十里猶泰山之岳廟亦在州城也李克  
用同易定節度過而勒石即此廟也曰大茂山即  
恒山然與否與曰是未可知也其道里猶近沈括

嘗言之矣據史志則仍二山也曰志言元魏時始立嶽廟于渾源稱渾源為恒山自魏始然與非與曰魏收志無兩恒山也魏書禮志明元帝泰常三年立五岳四瀆廟于桑乾水之陰春秋遣有司祭有牲及幣此總立五岳廟于桑乾水之陰非止北嶽立廟也大延元年立廟于恒岳華嵩岳上是即恒山立廟不在渾源也又泰常四年幸代至鴈門關望祀恒岳又後三年南巡恒岳祀以太牢十一年世祖南征巡恒山祀以太牢和平二年南巡過石門遣使者禮恒岳魏書帝紀泰常四年東巡遣使祭恒岳太平真君四年正月庚午行幸中山二月丙子車駕至于恒山之陽詔有司刻石勒銘按魏都平城為今大同府城所以每云南巡恒岳南征巡恒岳正謂北在曲陽耳若在渾源州去大同東六十里不得屢言南也此亦顯切著明者而尹耕又誤讀班志恒山北谷字嘒嘒置辨是不可以已乎或曰五代以後河北失據故望祭曲陽有諸曰考之於經傳則虞周有故事證之於史志則歷代有明文自古皆即岳致祭無望祭之文金史禮志立冬祭北嶽恒山于定州正在境內也北海

則言望祭不在境內也宋之祭醫巫間也在曲陽是望祭也馬鈞陽知讀明一統志未考會典更不探文獻通考以前諸書并惑于流俗神仙方士之說輕議舊章可謂通人一蔽王充有言俗語不實成爲丹青丹青之文賢聖惑焉此千古名言愚于此不敢曲申已說聊職大略以俟考禮之君子

### 乾清宮

御試昊天與聖人皆有四府其道何如

臣聞天不言而歲功成聖人法天而王道備其理一而已矣故邵子曰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

有四府焉四府者何在天爲春夏秋冬在聖人爲易書詩春秋春以生物而易以生民夏以長物而書以長民秋以收物而詩以收民冬以藏物而春秋以藏民蓋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時人事互爲經緯者也其謂之府者蓄之而無不具用之而不可窮萬物萬民莫能出之謂爾臣竊論之穆清之宰默成神運其德剛健中正純粹以精即太極之蘊於無極而二氣五行由之推遷百昌萬彙由之鬯達自發生以至歸藏皆乾之性情也聖人體乾以爲德純亦不已大中至正而範圍天

地曲成萬物天下託之以為命於是順時行令温  
 肅舒慘各協其宜東西南朔遵王之路此與天之  
 胥生胥成也何以異哉故河洛之數天苞地符聖  
 人畫卦演象繫辭而順性命之理發陰陽之奧生  
 生之謂易蓋言此也農軒而後氣運方開聖人垂  
 為典謨著為訓誥勳華之文教三代之制作禮樂  
 聲名變蕃極盛矣其諸天地發育萬物之候歟若  
 夫詩者本天地自然之元聲以發其溫柔敦厚之  
 旨六義之精微協於律呂懇惻纏綿長於諷喻要  
 其歸極於收斂人之性情長其善而去其邪以歸  
 于正而其妙有使人遷善遠罪而不自覺者此亦  
 如天地之孳斂萬物落其華而收其實也春秋繼  
 詩而作聖人尊王立訓以筆削定是非使天下凜  
 然知王綱所在名義至重而不可犯蓋事至於成  
 而善惡著焉善惡著而賞罰行焉春秋者聖人以  
 是非為賞罰所謂有春秋而天道無僭忒萬國合  
 軌者也自漢以還專徑之家如王弼費直孔安國  
 毛萇杜預何休范甯之流並以訓詁解經而經義  
 或幾乎晦惟邵子及濂洛諸儒發揮義蘊溯合淵  
 源其理則陰陽五行其性則仁義禮智其道則五



倫日用其事則禮樂刑政可以會諸心而體諸身見於事而示則於後而後六藝之全體大用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天道王道一以貫之又何疑焉抑臣聞之皇帝王伯相為循環如天之有春夏秋冬也世運之盛莫如三皇天德之盛莫如春生聖人之幽贊神明莫善乎易春為四時之首易為五經之源易也者造化之樞紐而萬事萬物所從出者也自易言之元為資始自歲序言之春生萬物而要之君心之至仁足以上契天道如伏羲農軒至矣至于氣化流行周而復始質文升降聖哲迭興歷觀載籍若堯欽恤舜好生禹泣罪湯祝網文王視民如傷武王大賚四海罔不以一念之仁與天合德當斯之時萬物已登春臺太和時在宇宙又何必畫象結繩而後為至治禪通疏仡而後為邃古也哉是知旋轉造化乃亮天工輔相裁成實資人事而聖人之所以為心帝王無殊道古今無二理以人合天欲之斯至之矣我皇上膺首出之隆際貞元之會睿學淵深直契造化與天同體之功用有不待擬議而自合者謹述其概以對

### 洪範五行論

五行質麗於地氣行於天故人生于五行而還用之也書以五行統九疇之始易以五行布八卦之中而月令素問五行傳皆以五行配合天時人事證驗休咎愈以瑣細而其序多有異同至於貌言視聽思漢儒以木金火水土為序而宋儒以水火木金土之序為必不可紊故學者常惑焉夫其求之也愈密則其失之也愈疎其取之也滋衆則其惑之也滋甚請得一言以決之曰五行五事庶微可以參考者也不可專主者也昔者文王與箕子同在殷之末季文王以圖書衍易而箕子以圖書衍疇非文王之不明于疇而箕子之不達於易也以為說有不必相襲者矣而行易者之亦取乎書衍疇者之亦取乎圖也以為理有可以相通者矣故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夫河圖之一六北方壬癸水也二七南方丙丁火也三八東方甲乙木也四九西方庚辛金也五十中央戊巳土也所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者也而洪範之一二三四五非即河圖之一二三四五耶其於有天地以來從微至

著自氣而質之序然也禹脩六府則以水治火以火治金以金治木以木治土而後成稼穡乃其相尅而入用四時春木夏火中央土秋金冬水人身木肝火心土脾金肺水腎人性之五常以至聲色臭味莫不有屬而木火土金水循環無窮此既有定體還復相生也五聲宮屬土商屬金角屬木徵屬火羽屬水乃音聲自大至小之序由洪範五行逆溯即得之納音始金次火次木次水次土用八卦返先天則乾兌金也離火也震巽木也坎水也艮坤土也當其序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錯綜變化不可以一理求也今乃必以五事庶徵與水火木金土之序牽率相從何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義取於貌如木之有榮華言如金之有割斷火外光以屬視水內明以屬聽心思慮而萬事成故屬土又取易東方震爲足足所以動容貌西方兌爲口口以出言南方離爲目目視物北方坎爲耳耳聽聲土在內猶思在心此其不必依于水火木金土之序而與河圖四面之四卦相配蓋箕子之敘疇兼則河圖猶之作易者之兼則洛書也而蔡傳必以爲有

不可紊之序易其說曰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其發見亦有次第竊以爲不若震兌坎離相配之爲鑿鑿也夫洪範九疇錫禹者也禹之言六府不以水火木金土爲序而以水火金木土爲序是箕子五行之序異於禹五行之序矣況他書乎洪範貌言視聽思而夫子克己之目曰視聽言動以視聽言動爲序亦異於貌言視聽爲序也要其隨事而敬用之即夫子之言四勿之意也故敬用之者不必以其序也如曰有其序亦不必依水火木金土之序也五行自五行之序五事自五事之序安在其不可紊也恭從明聰睿肅又哲謀聖克己復禮爲仁也禮者敬而已矣狂僭豫急蒙不敬之散名也土旣居中爲四行之主思旣在心爲四事之主亦猶太極之以土爲冲氣信之流行於元亨利貞之四德信即誠也孟子曰思誠周子通書亦曰誠此則聖賢之所同矣無取乎五事之于五行其序必不可紊也雨暘燠寒風其來亦無先後惟事之得失所致耳雨屬木木之潤也暘屬金金之燥也燠屬火是熱之極寒屬水是冷之極風屬土是大塊噫氣生殺慘舒皆

由之者也孔穎達曰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  
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  
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  
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此之以木金火水爲交  
猶四時之可以言春夏秋冬亦可言春秋冬夏耳  
未嘗不與月令之義相通也肝屬木故怒而色變  
醉而色變也不謂之貌可乎肺屬金聲出於肺者  
也不謂之言可乎心屬火而神明在目故心火盛  
而目多病不謂之視可乎脾土主信所謂思誠又  
無可疑也此又洪範之通于素問而不必規規於  
配合者也時然而然時也恒然而然恒也以爲不  
可以悉數之而終其物也故曰庶徵而不言五徵  
也休咎各以類應者也然而失則俱失者自然之  
理也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  
應如五行傳之云金沴木木沴金水沴火火沴水  
木金水火沴土者斯乃膠固不通而不足語于造  
化自然之妙此則蔡沈之言旨是也至于雨霽蒙駢  
克五者卜兆之常法五行之存乎一物者而無可  
分屬於五事庶徵者也凡蔡傳所以易漢儒者惟  
必以五事庶徵依水火木金爲序者失之

### 通鑑講義九則

冬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引兵下隴

校尉大原溫序為蹇將荀宇所獲宇欲降之序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脇漢將因以節搃搃擊也殺

數人宇眾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須于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殺母

令須汙血遂伏劍而死從事王忠持其喪歸雒陽詔賜以冢地拜三子為郎

按國家開創非豪傑之士無以立功非節義之士無以立教戰勝攻取智勇並用豪傑之功在

一時廉頑立懦扶正人心節義之功在萬世故事定而論節義之士與豪傑之士其所為雖若

不同而其為國之功臣則一也若是者亦存乎人主之激勸何如耳漢高光武並稱雄主漢高

能知三傑之功而不知錄紀信之節故王莽得志大臣負位苟容拱手而讓之國校尉溫序為

隗囂將荀宇所獲抗節不降齒劍而死喪歸洛陽光武賜以冢地拜其三子為郎故終東漢之

世人重風節扶持播遷之際久之而後三此其效也所以然者高祖起自亭長未嘗讀書故雖能

駕馭英雄戡定禍亂而于大義終有所未盡分  
 羹之愧擁篲之失亦可以見其不學矣光武被  
 服儒者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難寐故  
 其雄才大略雖少遜高祖而識見過之即此一  
 事二主之優劣不可概見哉

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卒于軍詔馮  
 異領其衆祭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盡  
 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  
 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歌雅詩也投壺即禮記投壺臨終遺戒  
 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帝愍悼之尤甚遵喪至

河南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親祠以太牢詔大  
 長秋皇后官名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至葬  
 車駕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朝會帝每歎曰  
 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衛尉鉅期曰陛下  
 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羣臣各懷慚懼羣臣愧不如帝  
 乃止遵各懷懼也

按光武雲臺諸將若鄧禹馮異之儔皆雍容謙  
 挹被服儒素絕無拔劍擊柱之風至于潁陽侯  
 祭遵小心克已雅歌投壺尤為一時名將及易  
 簣時不涉家事一言大有儒者氣象若光武之

于遵也臨弔慟哭令所司護其喪事甚而車駕  
 視葬存問室家臨朝興歎感動臣工想見當年  
 君臣一體之誼後世若唐襄州都督張公謹卒  
 太宗出次發哀有司奏辰日忌哭太宗曰君之  
 于臣猶父子也情發于哀安避辰日宋樞密副  
 使楊礪卒真宗謂侍臣曰礪介直清苦何遽亡  
 也即冒雨臨其喪礪居委巷車駕不能入真宗  
 為步進恩禮優渥終始不踰比諸光武豈非異  
 世而同揆者哉

封陰就為宣恩侯

盜殺陰貴人母鄧氏及弟訢帝甚傷之封貴人弟

就為宣恩侯帝追爵貴人父陸為宣恩哀侯以就嗣哀侯復召就兄侍中興欲

封之置印綬于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

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缺望缺莫也猶望之也誠

所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夫外

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

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

聽譏貴人感其言深自挹降卒不為宗親求位

漢以及晉唐外戚受恩莫不驕奢淫佚以

馴致于破家喪身者而其禍在東漢尤甚漢舊



制皇后父得以封侯而貴人不得推恩于所親  
 光武于陰貴人之父陸追封宣恩侯者蓋異數  
 也未幾陰就襲爵復欲召侍中興而封之榮寵  
 實甚踰法蓋自光武始矣幸興能深懷盛滿之  
 懼辭爵却印不陷光武于大過可謂能匡救其  
 失也獨是郭后寵衰卒以貴人為皇后雖貴人  
 深自降挹而奪摘之嫌光武啓之卒以貽譏萬  
 世惜哉至于明帝圖畫功臣以馬援椒房之寵  
 靳而不與或者謂其矯枉太過母亦有鑒于先  
 世之失而為防微杜漸者歟

冬十月來歙等攻破落門隗純降王元犇蜀隴右  
 悉平先是隗躡以志憤卒諸將立其子純純守落  
 門來歙等攻破之純降徙于弘農後純與賓客數  
 十人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按隗躡初據隴右謙恭下士一時豪傑歸之人  
 多以為非常之雄矣假使始終輔漢合謀攻蜀  
 其功名詎不與雲臺比烈哉奈何始則違班彪  
 之言繼則拒竇融之策舍愛子而弗顧通公孫  
 以為援抑亦自愚之甚也且光武入洛之時政  
 脩民附庶民景從叛亂如張步董憲彭寵龐萌

輩皆漸削除稱太平矣而蹶方擁兵固守欲效六國縱橫之所為豈非不度德不量力之甚乎要之古人擇主惟在知順逆之道審興廢之機而已竇融知光武之當興審天心之從順于是保守河西決策東向遂至貽福祚于永世延富貴于子孫獨蹶安希尉佗坐自尊大侈然以一隅而拒天下之盛甘心與成都小醜同底滅云此固天之所廢抑亦蹶有以自取之歟

十一年夏公孫述遣王元拒河池六月諸將擊破之述使盜殺護軍使者來歙詔以將軍馬成代之

公孫述以王元為將軍使與領軍環安拒河池六

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克下辨乘勝

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

歙因伏地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延為虎牙大將軍故

以虎牙稱之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

延字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

在身不能勒兵斬公耶延收淚強起受所誡歙自

表曰甲夜人定甲夜謂之人定亥刻也後為何人謂不知何人所賊傷

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

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

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攬涕以揚武將軍馬成守中郎將代之歛喪歸雒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

按臣子奉命專征雖當生死呼吸之際而猶薦賢爲國不以危急易其慮者忠臣之道然也來歙故光武名將持節隴坻大義不撓以至取略陽斬金梁討隗純征公孫其功班班可考及下辨之勝不幸爲刺客所中猶自書遺表舉段襄骨鯁可任夫當急遽存亡彌留俄頃而能不忘以人事君之義可不謂忠哉光武覽書驚涕贈以通侯縞素臨弔其報忠之典亦至矣而段襄終不見任用豈史傳之失載耶不然或帝畏其骨鯁而棄之耶則歙之忠魂亦何慰之與有

以郭伋爲并州牧

郭伋爲并州牧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

按雄主崛起與應運而出者多其鄉里故舊如絳灌之流同起豐沛者是也若天下既定用人圖

治則不可專任私人蓋爵祿者天下之公器也  
人主當與天下共之漢文帝從代來即位旣徧  
封有功諸侯施德布惠海內謹洽乃始脩代來  
功示天下以無私之義惜乎以光武之賢而不  
知此當其徵伏湛爲尚書封卓茂爲歸德侯用  
鮑永爲司隸校尉不以疎遠而或遺不以嫌隙  
而輕絕庶乎大道爲公之義矣獨是委任鄉曲  
故人未免易涉偏私故當時有潁川南陽不可  
問之語而郭伋過闕之對亦謂選補衆職當簡  
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由是觀之則建武  
之政所以遠媿三古者豈獨以事歸臺閣與以  
吏事責三公之失而已哉史載郭伋爲并州信  
及兒童騎竹馬迎于郊外百餘人至今以爲美  
談而不知此特一良吏之事也若其規帝以不  
宜專用南陽人則真宰相之言也

十二年秋七月吳漢進攻成都九月入其郛臧宮  
拔緜竹引兵與漢會

吳漢等入犍爲界詔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攻  
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帝戒漢曰成都十  
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

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  
 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  
 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  
 屯于江南為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  
 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勃與亂既輕敵  
 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  
 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他者急引  
 兵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  
 執金吾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為二十餘營出攻漢  
 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

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  
 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  
 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  
 欲潛師就尚于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  
 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  
 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于是饗食士秣馬閉營三日  
 不出乃多樹旛旂使煙火不絕夜啣枚引兵與劉  
 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  
 南漢悉兵迎戰遂大破之斬豐吉于是引還廣都  
 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

廣都甚得其宜。述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于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于其郭中，臧宮拔緜州，破涪城，斬公孫恢，復攻拔繁郫，與吳漢會于成都。

按兵家之道，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明其彼此相援而無衝突之虞也。漢昭烈連營七百里，立數十屯，而卒有獟亭之敗，正以地遠勢不相及耳。吳漢取成都，光武預戒其堅據廣都，須其疲力而擊之，已而違帝節度，與劉尚分營南北，相去二十餘里，事有緩急，豈得救援？假非士卒銜枚引軍，共合亦奚能收桑榆之效而成八戰八克之捷哉？或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以光武運籌帷幄之中而勝負一如所料？如此蓋光武雄才大略，用兵若神，故以吳漢之素名，知兵稍違指授，幾至喪師，此所謂天授非人力也。要之兵不從中制，為馭將之常道，後之用師者亦在善選大將而已。兵之存亡變于呼吸，不可因光武之事執一而論，以至於坐失事機也。

冬十一月，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以

成都降蜀地悉平

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  
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  
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岑龍襲擊破吳  
漢軍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  
欲遁去蜀郡太守張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  
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冬十二月滅宮軍咸陽門  
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扼宮大戰岑三合三  
勝自旦至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  
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犇陳刺  
述洞胸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  
明日延岑以城降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  
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  
又讓劉尚曰賊降三日吏民從服一旦放兵縱火  
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常更吏職何忍行此  
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

按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四海之內孰非赤子曹  
彬下江南不妄殺一人宋史稱之曹翰取江州  
縱兵取財盡屠其城後至子孫陵替追論者以  
為慘刻之報若公孫述之據蜀身既擊死其將

延岑以成都降雖述之負固岑之附亂罪無可  
逭矣然吳漢為從龍之臣劉尚乃宗室之子恭  
行天討亦惟叛則誅之服則舍之已耳何致殲  
其妻子滅其宗族燔其宮室掠其人民犯兵家  
殺降不祥之戒哉光武詰責諸帥真有得于斬  
將弔民之義也

初述遣廣漢李業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  
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授公  
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  
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于不測之淵乎朝廷  
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  
君宜上表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  
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君子  
見危授命乃誘以高位重餌乎融曰宜呼室家計  
之業曰丈夫斷之于心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  
而死述恥有殺賢之名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  
翬逃辭不受又聘巴郡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  
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  
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于太守願  
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許之述又徵



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于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之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捷為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為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托青盲以辭徵命帝既平蜀下詔表李業之間譙玄巳卒祠以中牢敕所在還其家錢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于是西土皆悅莫不歸心焉

按西漢之末士風委靡光武之興其能不從隗囂之辟者鄭興一人而已至益州人士如李業譙玄王皓王嘉寧甘飲藥伏劍而死誓不以身汙偽朝捷為費貽陽狂避害任永馮信托盲辭召此又其曠然不欺者何四海橫流同其渾濁而區區之蜀忠義獨鍾乃爾哉臣考之史而知其從來矣蓋蜀之盛時文翁為刺史立學宮以教士擇士之俊秀者資遣至京使之受業博士以故遺風餘教久而未衰節義之化浸以成俗至東漢廣設學校而忠孝之風廣被天下矣故

人心風俗在乎人君所以導之而已選良牧以  
教乎一方則一方丕變擇師儒以風厲天下則  
天下服從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無思不服蓋教化之謂也

